



新儒家徐复观的传奇人生

(2006-1-19 8:47:55)

作者：韩三洲

他自称，70岁以前，梦中常常与毛泽东折冲樽俎，纵横捭阖，谈论天下事。1980年9月，徐复观因患胃癌施行大手术，几度昏迷，于将死方生之际，犹梦见与毛泽东相遇于荒野，而且两人依旧咻咻激辩不已。

史书上有“依日月之末光”之说，也就是说依附和沾染名人之余泽的，大多会成就一番功名事业。徐复观在他自述体《末光碎影》的回忆中，有一章节是专门回忆他与蒋介石的交往过程。在国共合作的抗战期间，徐复观曾以少将军衔、军令部联络参谋的名义派驻延安，历时半年。他回忆称，1943年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辞世，延安的中共召开追悼大会，大会由吴玉章主持。徐复观说吴玉章并不报告林森的生平，而是粗言秽语，对蒋介石加以诋毁，他一时气起，要求登台发言，结果被“今天没有安排徐参谋发言的节目”为由，加以拒绝。徐复观要退席，门卫不予放行，他说“要便是扣留，要便是让我离开。”后来又以绝食来抗议。结果是，第二天周恩来写来长信道歉，叶剑英亲来招待所安慰。当时，徐复观已看出国民党的弱点和败象，其症结是在民主和农民上面，并认为中共志在夺取全面政权，而且其势难挡。就连以后国民党偏安海岛后的所谓“光复大业”，他认为亦非易事，难以想象。

在此以后回到重庆，便有了徐复观参加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副组长的个人经历，由此涉足政界，参与机要，而且在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，还以“总裁随从秘书”的身份参加会议。徐复观自认为敢于犯颜上谏，多次向蒋介石进言，希望“把当时庞大渐趋空虚老大的国民党，改造成为一个以自耕农为基础的民主政党。”他居然还敢在老蒋面前，给参谋总长陈诚“扎针儿”，说“陈总长并不了解军事，原因是他是参谋总长，决定全盘军事战略，决定的根据来自敌情的判断，可他说三个月剿平共军，就根据三个月来进行部署，又说六个月来剿平共军，又要根据六个月作出部署。由此可以证明他的判断完全错了。”徐复观回忆，当年老蒋之所以能够容忍他，还要他参加这样的场面，可能是出于对一个乡下人的培植，让他见些世面。西汉光禄勋下面的几千“郎”里面，有一种地位低微的“议郎”，有时可以参加朝廷大政的议论，难道说蒋介石把他当“议郎”了吗？可惜作者自觉得“非其人也”！

徐复观临终之前，自觉壮心未酬，时不我待，在台大医院病室口述他最后的遗作《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自序》时，不无遗憾地说到：“‘程朱异同’一文，以‘为己之学’贯通孔孟程朱陆王学派，老庄对知识与人生的态度与儒学异，但其学问方向亦与此相通，此乃余最后体悟所到，惜得之太迟，出之太骤，今病恐不起，亦未能继续阐述为恨。”一个“太迟”，一个“太骤”，蕴涵着这一代学者的几多心血，几多遗恨！

[\[第 1 页\]](#) [\[第 2 页\]](#)

[\[关闭窗口\]](#)